

首次俄文全译珍藏本

温家琦 于 韦 译



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

第 31 卷

海天出版社

1512.44
221
·31

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

第三十一卷

作者 【俄】 契诃夫
编译 温家琦 于 韦等

海 天 出 版 社

中国·深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·31卷/(俄)契诃夫著;温家琦,于韦等译;
王守仁,郭铸权主编.-深圳:海天出版社,1999.10

ISBN 7-80615-953-3

I. 契… II. ①契… ②温、于… ③王… III. 短篇小说作品集
俄国-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9975 号

《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》根据前苏联科学院“科学”出版社 70 年代
出版的 30 卷本《契诃夫全集》前 10 卷俄文版译出

A·П·ЧЕХОВ: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
В 30 ТОМАХ,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“НАУКА”,
МОСКВА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	封面设计	张幼农
旷 昕	责任技编	卢志贵
刘 东 力	特约技编	匡太平
宋 城		

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
200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208
ISBN: 7-80615-953-3

定价: 998.00 元 (全 32 卷)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(图书馆配专供)

乡 下 人

1

莫斯科一家旅馆“斯拉夫商场”的佣人，尼古拉·齐基利捷耶夫病了。他双腿麻木，走路摇摇晃晃的，因此，有一天他沿着过道走着走着，绊了一下就摔倒了，手里端着的一盘配有豆子的火腿也撒在地上。他只好离开那里不干了。他把自己和妻子的钱都花光了，没法在那过下去，他开始感到生活枯燥乏味，于是决定还是回到乡下，回到自己的家里去。在家里病会好一些，开销也要小一些。难怪人们都说“在家里，连墙壁都能帮你一把”。

他回到自己的故乡茹科沃时，天已快黑了。在童年的记忆里，故乡的那个窝是那么明亮、舒适、方便，可现在当他走进木屋时，却感到大吃一惊：它是那么昏暗、窄小和肮脏。和他一起回来的妻子奥丽嘉和女儿莎霞，呆呆地看着那又大又脏的炉子，它几乎占了半间屋子，被烟灰和苍蝇弄得污黑。苍蝇真多啊！炉子已经歪斜了，墙上的原木弯曲了，

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

好像这木屋随真都会倒塌似的。在前面墙角，替代画片贴在那里的是，从瓶子上揭下来的商标和剪下来的报纸。贫穷，真是贫穷啊！大人一个都不在家，都收庄稼去了。在炉台上坐着一个八岁大的小姑娘，淡黄的头发，没有洗脸，神态漠然，对走进屋里来的人她看都不看一眼。在炉台下，一只白猫正靠着一把火钳蹭痒痒呢。

“猫咪，猫咪！”莎霞招呼它，“猫咪！”

“它听不见你喊它。”那小姑娘说道，“它聋了。”

“怎么会聋了呢？”

“他们打的。”

尼古拉和奥丽嘉看一眼就知道了，这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但是他们彼此什么都没有说。他们默默地把行李放下，然后出屋走到街上，还是默不作声。他们这幢木屋从头数是第三幢，已年久失修，显得非常寒酸；第二幢也好不了多少；可是，尽头那幢房子却是铁皮屋顶，窗户上还挂着窗帘。那幢木屋没有用篱笆围起来，在那里显得与众不同，那是一家小酒馆。那些木屋排成一行，柳树、接骨木和花楸树的枝叶从庭院里伸展出来，幽静的小村庄像是在沉思着什么，现出招人喜欢的样子。

在农民的园地后面，陡峭、险峻的坡地一直通到河边，散布在泥土里的大石头一块块露了出来。沿着斜坡，靠近这些石头和陶工挖的土坑，一条人行小路伸展过去，打碎的陶

乡下人

器碎片，有褐色的、红色的，一堆堆地堆放在那里。再往下，是一片宽阔平坦、光艳的绿草地，草已割过了，农民的牲口正在那溜放。小河距村子约一俄里^①，从那迷人的河岸间弯弯曲曲地流过。河对岸也是一片宽阔的草地，一群牲口，还有不少排成一串串的白鹅，再往后跟河这边一样，陡坡上面是个小山包，在小山顶上有个村庄，村里有一座五个圆拱顶的教堂，距村庄不远是地主的庄园。

“这是多么好啊！”奥丽嘉说，面对教堂在胸前画个十字，“主啊，多么敞亮啊！”

这时候响起了召唤人们去晚祷的钟声（正是礼拜六的黄昏）。在坡下面有两个提着水桶的小姑娘，转过脸去望着教堂，倾听着钟声。

“这个时候，‘斯拉夫商场’该开饭了……”尼古拉心驰神往地说。

尼古拉和奥丽嘉在陡坡边上坐下来看着落日，看着金黄的、深红的天空，怎样映照在河面上、教堂的窗户上和天地间的空气中，那空气是那么柔和、宁静，说不出的纯净，这在莫斯科是从来不曾有过的。当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成群的牲口咩咩地、呜呜地叫着走过去，鹅从对岸飞跑过来。周围沉寂下来，光线悄悄地在空气中消融，很快夜幕就降临了。

^① 一俄里等于 1066.8 米。

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

这时，尼古拉的父母亲回来了，这两个老人身体瘦削，驼背弯腰，牙齿也脱落了，他们两人个头一般高。两个婆娘——儿媳妇玛丽亚和菲克拉也回来了，他们在河对岸的地主家里干活。玛丽亚是哥哥基里亚克的妻子，有六个孩子；菲克拉是弟弟丹尼斯的妻子，有两个孩子，丹尼斯当兵去了。当尼古拉走进屋时，看到全家人，或大或小的身体在大木床上、在摇篮里和在各个角落里动弹。当他看到两个老人和两个婆娘，饥不择食地吃着蘸水的黑面包时，就想到了，他这个没有钱的病人，还带着一家人回到这里来是徒劳无益的，真是白回来啦！

“基里亚克大哥到哪去了？”大家互相问候以后，他问道。

“他在一个商人那里当看守，”他父亲回答说，“住在那边树林里。他倒是个像样的庄稼汉，就是酒喝得太多了。”

“他可不是个赚钱养家的人啊！”老太婆伤心地说道，“这些‘庄稼汉’可苦了我们了，他们从不带点什么回家来，却要往外拿东西。基里亚克喝酒，老头子也是这样，这用不着瞒谁，去小酒馆的那条路他熟得很。这都是因为我们惹怒了圣母。”

因为有客人来，他们把茶炊烧了起来。那茶叶有股鱼腥味，糖块是灰色的，已被人咬过，蟑螂在面包和碗盘上爬来爬去。喝这茶让人觉得恶心，谈的话也让人感到厌烦，说来

乡下人

说去，离不开贫穷和疾病。可是还没等喝完一杯茶，就从院子里传来了响亮的、醉醺醺的喊声，音调拖得挺长：

“玛——丽亚！”

“好像是基里亚克回来了。”老头子说，“说到他，他就来了。”

大家都不吭声。过一会儿，喊叫声又响起来了，那粗鲁的喊叫声拖着长音，好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；

“玛——丽亚！”

大儿媳玛丽亚脸色发白，缩到炉子那边去了，在这个宽肩膀、结实、不好看的女人的脸上，会现出惊吓的神情，令人感到有点奇怪。她的女儿、坐在炉台上神情淡漠的小姑娘，忽然大声哭起来。

“你这个短命鬼，嚎什么?!”菲克拉对她喊道，她是一个漂亮女人，长得也很结实，也是宽肩膀，“你怕什么，他不会打死你的。”

尼古拉从老头子那里得知，玛丽亚不敢跟基里亚克一起到树林里去住。每当他喝醉了酒，都要回来找她，大吵大闹，毫不心痛地死打她一顿。

“玛——丽亚!”喊叫声从门口传来。

“看在基督的面上，帮帮我吧，亲人们。”玛丽亚喘着气结结巴巴地说，好像谁把她浸到冰凉的水里似的，“帮帮我吧，亲人们……”

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

屋里的孩子们一下子都哭起来，看到他们哭，莎霞也哭起来了。先是听到醉醺醺的咳嗽声，随后一个身材高大、满脸黑胡子的庄稼汉走进屋子里来，他头戴棉帽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他的面孔，显得很吓人。这人就是基里亚克。他走到妻子跟前，抡起胳膊，一拳打在她的脸上，还没等她发出惊骇的呼喊声，便又被一击打倒在地上，鲜血立刻从鼻子里淌出来。

“真不害臊，不害臊，”老头子嘟哝着，爬到炉台上去，“竟当着客人的面！真是罪过呀！”

老太婆弯着腰，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，在想着什么心事；菲克拉摇着摇篮……显然，基里亚克为自己这么吓人而得意起来，他拽着玛丽亚的手，把她往门口拖去，并像野兽那样吼叫起来，这样就能显得更可怕一些。这时，他忽然发现有客人在场，就住了手。

“哦，你们回来了……”他说着，把妻子放了，“亲兄弟带着家里的人……”

他在圣像前祷告后，摇摇晃晃，睁大着他那布满血丝的醉眼说道：

“亲兄弟一家人回到爹娘家来了……就是说，从莫斯科回来了。莫斯科这古老的京城，就是说，所有城市的母亲……对不起了……”

他在靠近茶炊的一张长凳上坐下来，开始喝茶，他凑近

小碟子大声地喝着，周围是一片沉寂……他一口气喝了十几碗，然后躺在长凳上，打起鼾来。

大家分头睡下了。尼古拉因为有病，就跟老头子睡在炉台上；莎霞睡在地板上，奥丽嘉跟婆娘们到草棚去了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亲人儿，”奥丽嘉说着，挨近玛丽亚在干草堆上躺下，“光滑伤心的眼泪也没有用！忍一忍就过去了。《圣经》上说了：若是谁打了你的右嘴巴，你就把左嘴巴也让他打……算了，算了，亲人儿！”

然后，她压低嗓音，拖长音调，谈起了莫斯科，谈起自己的生活，谈起她怎样在有钱人摆满家具的家里做女佣。

“莫斯科的房子挺大，是用石头砌的。”她说道，“有许多许多教堂，四十个都不止。亲人儿，在那房子里住的都是上等人，他们长得多么漂亮，多么体面啊！”

玛丽亚说，她不仅从来没有去过莫斯科，就连家乡的县城都没有去过。她不识字，祈祷文一句都不认识，就连“我们的父”^①也不认识。她和弟媳菲克拉（她正坐在不远的地方听她们说话）都非常迟钝，什么都不懂。她俩都不喜欢自己的丈夫，玛丽亚害怕基里亚克，当他跟她呆在一起的时候，她就怕得发抖，每次一接近他，浓烈的酒气和烟气就熏得她头痛。当菲克拉听到人家问她，丈夫不在身边是否感到

① 祈祷文的开头几个字。

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

寂寞时，就烦恼地回答说：

“去他妈的吧！”

她们谈了一会儿就不做声了……

天气很凉爽，靠近草棚，一只公鸡高嗓门地啼叫起来，搅扰了人们的睡眠。当淡蓝色的晨光穿过草棚每个缝隙照射进来的时候，菲克拉悄悄地起来，出门后不知跑到哪去了，只听到她光脚落地的响声。

2

奥丽嘉带着玛丽亚一起到教堂去。当她们沿小路下坡向草地走去时，她们两人心情都是很愉快的。奥丽嘉喜欢辽阔的乡野，玛丽亚觉得这个妯娌是个贴心的亲人。太阳升起来了。一只无精打采的鹰在草地上空低低地飞着，河面上幽暗无光，有些地方晨雾飘散着，可是从河对岸的山坡顶上，一条光带已扩散开来，教堂在阳光下发亮，在地主的庄园里，一群白嘴鸦正在那死劲地叫着。

“老头子倒没什么，”玛丽亚说道，“可是老太婆却很凶，什么都不放手。我们的粮食只够吃到狂欢节，我们得到小酒馆去买面粉，你瞧，她就发脾气了，说我们吃多了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亲人儿！凡事都忍耐一点吧。经书上写着：‘所有劳苦的人，都到我这儿来吧。’”

乡下人

奥丽嘉一边平静地用拖长的语调说话，一边像一般参拜圣地的女人那样快步疾走着。她每天都念福音书，就像教堂执事那样，她大声念着，有很多地方她看不懂，可是那些神圣的句子却能把她感动得落泪。当她念到“看”和“谁”一类字眼时，由于感到甜丝丝的，心跳都要停止了。她信仰上帝，信仰圣母，信仰圣徒；人生在世，不应该伤害什么人，就连普通人、德国人、吉卜赛人、犹太人都应该伤害他们，这是她的信仰，她相信凡是不怜惜动物的人都是要倒霉的。她之所以相信这些，是因为这些都是写在《圣经》上的，因此，当她念到《圣经》上写的这些字句时，哪怕是没有弄懂的地方，她都会容光焕发，面容现出怜悯、慈祥的神情。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玛丽亚问她。

“我是伏拉基米尔人。只是我到莫斯科已经很久了，那时我才八岁。”

她们走到河边时，看到河对岸有个女人站在水边，正在那脱衣服。

“这是咱们家的菲克拉。”玛丽亚认出来了，“她刚才过河，是到老爷的庄园去找那个男仆的。她无法无天，爱骂人，简直不得了！”

黑眉毛、披头散发的菲克拉还很年轻，像姑娘那样，浑身的肌肉都是紧绷绷的。她从岸坡上跳入水中，用双腿击

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

水，浪花向四周扩散开来。

“无法无天，简直不得了！”玛丽亚又说了一遍。

跨河有一座摇摇晃晃的木桥，桥下河水清澈见底，成群的宽脑袋鲦鱼在水中游动。碧绿的灌木丛倒映在水面上，树叶上缀满了闪亮的露珠。天气暖和起来，使人觉得很畅快。多么美好的早晨啊！如果没有那种使人无法逃脱、无法躲避的赤贫，大概人世间的生活也会是那样美好吧！这时，只要回过头去看一看那村庄，就会使人清晰地想起昨天发生的事情，那从周围的景色中感受到的迷人的幸福，在转瞬间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。

她们走到教堂。玛丽亚站在门口不敢再往前走了。虽然要到八点钟以后教堂才打钟作弥撒，她却不敢进去坐下，就那样在门口站着。

在念《福音书》的时候，人群忽然闪开，给地主一家人让出一条路来。走过来两位穿白连衣裙、戴宽边帽子的姑娘，她们身后是一个胖胖的、脸色红润的男孩，身穿海军服。奥丽嘉看到他们感到很激动，她一眼望去，就认定他们是体面的、有教养的、高雅的人。玛丽亚却皱起眉头，扫兴地用阴沉的目光打量着他们，仿佛走过来的不是人，而是妖怪，要是不让路，也许会把她踩死似的。

每当教堂执事用浊重的低音念什么的时候，她总觉得是在喊叫：“玛——丽亚！”这时她就会发抖。

3

关于有客人回来的消息全村都知道了，作完弥撒以后，许多人都聚集到他们家里去了。辽尼切夫、马特维切夫、伊里乔夫家里都有人去打听他们在莫斯科做事的亲戚的情况。茹科沃的孩子们，只要是识字的，就都送他们到莫斯科的饭馆里当茶房或旅馆里当服务员（就像河对岸那个村子里的孩子，都把他们送到面包房里做事一样）。像这样做已经很久了，那还是在农奴时代，茹科沃村有个叫卢卡·伊万内奇的庄稼汉，现在他可是个传奇人物了，在莫斯科一个俱乐部里管小食堂。他只肯介绍乡亲到他那去做事，当这些乡亲站住脚之后，他们照样把自己的亲戚介绍到小酒馆或大饭店里做事。从那时起，附近一带的外村村民，就不叫茹科沃村了，他们把这个村子叫下贱村或者叫奴才村。尼古拉是十一岁那年被送到莫斯科去的，是马特维切夫家的伊万·马卡雷奇为他谋的差事。那时，伊万·马卡雷奇在“埃尔米塔日”花园饭店当差。眼下，尼古拉一本正经地对马特维切夫家的人说：

“伊万·马卡雷奇是我的恩人，我一定要不分白天黑夜地为他向上帝祈祷。全靠他了，我才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。”

“求上帝赐福给你！”伊万·马卡雷奇的姐姐是一个高个

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

老太婆，她含着眼泪说：“这个兄弟——我那亲人的消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。”

“冬天他还在奥蒙那当差，听说这一季他到城外一个什么花园……他老了！往年夏天，他回来时总能带十来个卢布回家，可是现在到处生意都很清淡，老人家可就苦了。”

老太婆和婆娘们看着尼古拉穿着毡靴的脚和他那苍白的脸，伤心地说：

“你不是赚钱的人了，尼古拉·奥西培奇，不是赚钱的人了，真是不行了！”

他们都疼爱莎霞。她快满十一岁了，可是身材瘦小，看上去只不过七岁的样子。别的小姑娘都晒得黑黑的、满头剪得难看的短发、穿着褪了色的长衫，她在她们中间，苍白的脸蛋，又大又黑的眼睛，头发上系着红丝带，显得挺可笑，她活像是一只小野兽，在田野里被人捉到后带到这屋里来似的。

“她会念书。”奥丽嘉目光柔和地看着自己的女儿，称赞地说道：“念念书，孩子！”她说着，顺手从墙角把《福音书》拿过来，“你念吧，让基督徒们听一听。”

那本《福音书》又旧又重，皮封面的边缘已经摸脏了，那书有股味道，好像修士们走进屋里似的。莎霞皱起眉头，开始拖起音调大声念起来：

“‘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……梦中在约瑟面前显现，说

道，起来吧，带着孩子同他的母亲……，”

“孩子同他的母亲，”奥丽嘉重复念了一遍，由于激动涨红了脸。

“‘逃往埃及……住在那里，要消灭他……，’”

当念到“消灭”这两个字时，奥丽嘉再也忍不住，就哭了起来。玛丽亚看她那样子，也啜泣起来，随后，伊万·马卡雷奇的姐姐也跟着哭了。老头子一边咳嗽着，一边为给孙女找一件礼物忙活着，可是什么都找不到，只好无奈地把手一摊。念完了经书，邻居们就各自回家了，他们都深受感动，对奥丽嘉和莎霞非常满意。

因为过节，一家人整天都在家。那老太婆，不论是她丈夫，还是儿媳妇，或是孙子孙女，都叫她老奶奶。什么事她都要亲自做，她亲自生炉子、烧茶炊，甚至连给在田里干活的人送午饭，都得她亲自去，做完了事她又要唠叨，说干活累得要死。什么事她都要操心，操心谁可别吃得太多啦，操心老头子和儿媳妇可别闲坐在那不干活啦。一会儿，她好像听到小酒馆老板养的鹅从后面溜进了她的菜园，就拿根长棍子跑出屋子，然后就站在白菜地旁，在那尖声吆喝半个多钟头，那些白菜长得就像她那样瘦弱干枯；一会儿，她又觉得有乌鸦来叼她的小鸡仔，于是就一边骂着，一边去对付乌鸦。她从早到晚总是发火，总是唠叨，她常常高声叫骂，引得街上的行人停下了脚步。

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

她对自己的老头子一点也不温和，骂他是懒骨头，是短命鬼。老头子是个没有主见、办事靠不住的庄稼人，若不是她经常催促他，说不定他真的什么活都不干，光是坐在炉台上闲扯呢。他跟儿子没完没了地谈到他的一些仇人，他还抱怨邻居欺负他，似乎他每天都得忍受着，听他说话是很乏味的。

“是啊，”他开始说起来，手叉着腰，“是啊……在圣十字架节后一个礼拜，我把干草按一普特^①三十戈比的价钱卖了，是我自愿卖的……是啊……挺好的事……可是，你瞧，一天早上，当我自己拿主意把干草搬出去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招惹，这可不是个好时候，我看见村长安契普·谢杰里尼柯夫从小酒馆走出来，‘你把它弄哪去，你这混账东西？’他说着还给我一耳光。”

基里亚克由于害酒后头痛，正感到很难受，他不好意思跟弟弟打照面。

“都是伏特加酒干的好事。啊，我的上帝呀！”他嘟哝着，摇着他那痛得厉害的脑袋，“看在基督的分上，亲兄弟和亲姐妹原谅我吧，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啊！”

因为这天过节，他们就在小酒馆里买了一条青鱼，用鱼头烧了一钵汤。中午，大家坐下来喝茶，喝了很久，大家都

① 一普特等于 16.38 公斤